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舉人臣徐元扆

讀詩質疑卷四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鄭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舟尤韻髦豪韻本通儀古音俄後並同舟髦河儀隔句韻下天與人韻俱不必叶

興也 毛傳中河河中也 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其常處也 毛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孔疏内則子事父母總拂髦 鄭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 孔疏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 毛傳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至已之死誓無他心也 朱註只語辭 毛傳諒信也

嚴氏曰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毛傳特匹慝邪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呂氏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

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

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葢已年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弒兄之惡後之傳者妄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
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嚴
氏曰惠公朔即愬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
納伋妻也　虞惇按春秋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興也　毛傳茨蒺藜也　呂氏曰中冓漢書應劭註材構在堂之中蓋閫内隱奥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内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蒺藜　毛傳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　毛傳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　毛傳束束而去之也　朱註讀誦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葢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

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黄氏曰宣公納伋之妻而公子頑通乎君母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戒哉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禮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宜古魚何反後並同

賦也　朱註君子夫也偕老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　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　孔疏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　毛傳笄衡笄也　孔疏王后之衡笄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以玉加於笄為飾也副既笄而加飾如漢之步搖上飾也六珈飾之有六也委佗行步有儀也　朱註如山安

重也如河弘廣也　鄭箋象服褕翟闕翟也　孔疏象翟羽而畫之故曰象

毛傳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鄭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云如之何深疾之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晳从析从白音錫朱子誤作晢叶征例反非也陳風明星晢晢晢从折从曰音制與此不同此章疑玼髢揥帝一韻翟

晢一韻詩多錯綜用韻不必强叶顧氏合適章爲上去入一韻亦不可從

賦也　毛傳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鄭箋王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毛傳鬒黑髮也如雲美長也屑潔也　鄭箋髢髲也　許氏曰髮益髮也　毛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　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　毛傳揚眉上廣也　朱

註且語辭　毛傳晳白晳也　蘇氏曰胡然而尊敬之如天帝乎非以其有德耶嗟今無以受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　許氏曰瑳鮮白貌　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毛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　孔疏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也

鄭箋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

之盛服也　毛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也　應氏曰顏頷顙也　毛傳展誠也美女曰媛

朱註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呂氏曰一章曰如之何責之也二章曰胡然問之也三章曰展如之人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虞惇按三章其之展也毛公云展衣以丹縠為衣鄭氏云六服之次展衣宜白今按周禮內司

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注云展衣白鞠衣黄褖衣黒康成因之又云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是王后六服之色也毛公惟云展用丹縠餘五服無説孔氏云丹縠亦不知所出而瑳兮瑳兮瑳字諸家皆解作鮮白之義王肅亦云衣服潔白之貌則展衣當從鄭氏為色白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水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有新聲靡樂　張氏曰鄭衛濵大河其土地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

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情性如此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鄉姜一韻中宮一韻不必強叶末句通三章為韻猶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也鄭庠分東冬江陽同部則通章作一韻亦可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唐蒙菜也沬衛邑　蘇氏曰周書明大命于沬邦葢紂都也　劉氏曰采唐者

欲適幽遠行其淫亂託之於采唐也　朱註孟長也
毛傳姜姓也桑中上宮所期之地　朱註要猶迎
也
鄭箋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
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
稱季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而興也　朱註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毛傳弋姓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而興也　毛傳庸姓也　朱註皆貴族也

吕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

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

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

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顔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删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子詩序辨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葢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

臣賊子之事葢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於宗廟朝廷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

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謂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虞惇按國風自二南

而下雖有正變之殊皆雅樂也季札請觀周樂周南
名南邶鄘衛鄭皆工歌之而季札歎曰美哉曰美哉
淵乎則知非里巷狹邪之曲也夫子論為邦曰放鄭
聲鄭聲淫鄭聲者乃里巷狹邪之曲也若以鄭聲即
鄭風是禁人聽其聲而又令人讀其詩自相刺謬也
桑中溱洧刺奔也錄刺奔之辭所以為戒也錄奔者
之辭不唯不足以為戒而反以為勸矣春秋書某人
弒君某人簒國者所以正簒弒之惡也書弒君書簒

國猶詩桑中溱洧之刺奔也桑中溱洧而爲奔者之
辭是春秋於趙盾必不書曰弑君於許止必書曰不
嘗藥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删詩之大
旨也詩有邪正美惡之雜故删其邪者而錄其無邪
者若謂桑中諸篇非以無邪之思作之則夫子又何
爲而以無邪之一言蔽之也作詩者非以無邪之思
作之而欲讀詩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則何如盡删其
不能無邪之思之詩使讀之者自歸於無邪而反存

此等詩或不免於風一而勸百耶而又安在其為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也朱子於刺淫之詩皆曰淫者所自言如此詩三章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明是刺者指斥之辭若果淫者所自言何以一人之身而所思而期會者之多而又其時同其地同而誦言之不忌也然猶曰詩有期我要我之文以為淫者所自言猶可也溱洧一篇曰女曰觀乎曰士曰既且曰維士與女而亦以為淫者所自言不知將為女之自言乎

士之自言乎抑如後世之詩人會合聯句乎此又不問而知其不然者也按史記衛靈公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使師涓聽而寫之去之晉為平公奏之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昔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然則所謂桑間濮上之音者紂之樂非桑中詩也朱子既以鄭風為鄭聲又以桑中為桑間主於掊擊小序而不顧其理之是非如東萊之說最為明切

而朱子深詆之故復論之如此

桑中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朱註此淫者所自作說已見上爰采唐矣亦詩人託興之辭非必真采唐也故云賦而興云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申公說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兄古虚王反後並同不從叶

興也　朱註鶉鵪屬　鄭箋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毛傳良善也兄君之兄也　孔疏惡頑之辭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　毛傳君小君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

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故國從而亡　胡氏曰楊時有言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説之國家殷富焉

鄭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春秋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　毛傳定營室也　鄭箋定星昏而正中於是

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蘇氏曰營室中十月

中也　毛傳楚宮楚丘之宮也　鄭箋楚宮謂宗廟

也　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

準極以正南北　孔疏周禮匠人水地以縣置槷以

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所謂揆之以日也鄭箋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朱註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屬漆木有液者爰於也　鄭箋樹此六木於宮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　蘇氏曰

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皆類此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虛楚平上通韻京古音疆後並同）

賦也　毛傳虛漕虛也　鄭箋堂楚丘旁邑也　毛傳景山大山京高丘也　朱註桑木名　毛傳龜曰卜允信也建國必卜之　朱氏曰本其始之相度而幸其終之果吉也

鄭箋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

所依倚乃建國焉慎之至也　呂氏曰升於高以覽其大勢覲於桑以察其土宜　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劉氏曰衛地跨兾兖二州桑者其土之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零同苓令古力珍反人真韻田淵千先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鄭箋靈善也　毛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鄭箋星雨止而星見也　嚴氏曰言辭也　鄭箋夙早也早駕而往勸稼穡務農急也　孔疏說舍也

錢氏曰直猶但也　毛傳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虞惇曰春雨既降農桑之務作命駕而亟往勸勞之勤於人也匪但於人如此其操心誠實而淵深蕉致畜牧之富騋馬與牝馬有三千之衆矣　蘇氏曰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

謝氏曰秉心也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不為

淺速之計　朱註此章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錢氏曰文公國都甫建即汲汲務農養馬收合餘燼為富强之計蓋未嘗一日忘狄難也左傳僖公十二年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明年春狄侵衛則衛有備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匪直也人毛傳云非徒庸君孔氏申之云非直庸庸之君也朱註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心者誠實而淵深也毛固失之矣如朱說則是合二句為一句文義亦迂滯而不達且騋牝三千亦皆秉心塞淵之所致不應將秉心句劃斷故今以臆見參之終然允臧今本作終焉允臧依唐石經改正顧炎武引漢光和六年白石神

君碑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亦一證也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韓詩説蝃蝀刺淫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隠故莫之敢指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朱註比也　毛傳蝃蝀虹也　曹氏曰淮南子天二

氣成虹虹淫氣也隨日所映朝西暮東

毛傳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鄭箋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醜乎惡之甚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母滿補反

虞惇曰興也　毛傳隮升也　孔疏周禮十煇九曰隮隮虹也由升氣所成故號虹為隮　毛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

朝必雨氣應自然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也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陽來交陰理之正也　范氏曰陽倡而陰從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命古彌吝反後並同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懷思也　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朝隮於西朱子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似鄭說爲長程范二說尤見精義今從之女子有行二句泉水竹竿義皆同亦從鄭唐皮日休云蝃蝀在東鴛鴦在梁此後世雙聲之始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為古音譌後並同不從叶

興也　毛傳相視也

鄭箋鼠雖有皮貪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威儀亦與之同傷化敗俗不如其死　嚴氏曰鼠但有皮耳人異於鼠豈可以無儀乎凡獸皆有皮獨言鼠者舉卑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虞惇曰詩蓋使人以有

禮知自别於禽獸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鄭箋止容止也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　毛傳體支體也遄速也

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

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與朱子小異今從鄭列女傳以此為妻諫夫之詩其辭太激恐未然也

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申公說美文公好賢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下四句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孑孑特出之貌 毛傳干旄注旄於干

首也　鄭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
毛傳浚衛邑　呂氏曰爾雅邑外謂之郊　毛傳
紕所以織組也　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　孔
疏姝美也　毛傳畀與也
鄭箋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蘇
氏曰素絲良馬所以贈賢者也　程氏曰好善如此
彼賢者將何以與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鳥隼曰旟　鄭箋周禮州里建旟　毛傳都下邑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　毛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

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禮之益加也自郊而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將遠遯也　朱註

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懲創往事興起善端之時故其詩如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錢氏曰文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汲汲乎惟人才是務故其士大夫化之以禮賢相尚式廬樂善於是衛多君子焉　春秋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以浚郊為功臣世邑素絲為御民之

法鄭以彼姝爲卿大夫有忠順之德朱以素絲良馬爲卿大夫乘此車馬而來俱非也今采諸家之說在浚之郊從鄭素絲良馬從蘓彼姝者子從朱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春秋傳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箋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皆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 蘇氏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載馳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貽之間皆非孔氏之舊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侯古音胡後並同驅侯一韻下四句別一韻不必強叶

賦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毛傳弔失國曰唁 鄭箋衛侯戴公也 毛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朱註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將歸唁其兄馳驅至漕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憂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　鄭箋嘉臧皆善也爾許人也　朱註逺猶忘也濟渡也　毛傳閟閉也

朱註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衞矣　許氏曰然視爾雖不以我為善而我之思終不能自已也恒欲歸唁之爾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穉且狂䖟古音芒

虞惇曰興也　毛傳偏高曰阿丘䖟貝母也采其䖟者將以療疾　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　毛傳行道也尤過也

朱氏曰升高以舒幽想之情采䖟以療鬱結之疾

呂氏曰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意者許人之尤我其皆幼穉歟狂惑歟不然何其不相體

悉至於此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　毛傳芃芃盛長貌　朱註控持而告之也

嚴氏曰因猶依也　毛傳極至也　虞惇曰之往也

嚴氏曰我今欲歸衛葢將經行田野控告於大國求

其能救衛者未知諸國之中誰為可因誰為肯至多

方圖之以求有濟　蘇氏曰雖大夫君子竭爾思慮

為我謀衞終不如使我一親往之為愈也　王氏曰
蓋終欲歸唁之辭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不得
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
也　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
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
載馳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鄘以升丘采蝱喻婦人適異國欲得力
助宗國芃芃其麥為未収刈民將困皆衍説也

大夫跋涉鄭云衛大夫告難於許蘇氏云許大夫來唁於衛皆不若集註為善末章控于大邦嚴氏詩緝最優今從之舊分此詩五章蘇氏合二章三章為一章今據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義則蘇說是也朱子亦從蘇氏分四章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五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猗古於戈反

後並同下四句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　朱註淇水之旁多竹所謂淇園之竹也　毛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　許氏曰僩武貌　毛傳赫有明德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毛傳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孔疏武公能學問自修而

成其德美如此故民稱之久不能忘也　蘇氏曰君子之平居所以自修者至矣切磋琢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外之瑟然僩然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　李氏曰磋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　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一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純熟道理瑩澈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極純粹處也　黃

氏曰切磋者知之功琢磨者行之功瑟僩嚴敬之内存赫咺煇光之外著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毛傳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如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

朝

孔疏此言威儀服飾之盛有其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 毛傳簀積也 鄭箋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四者道其學而成也 程氏曰寛弘裕也綽開豁也 陸氏曰猗依也 毛傳重較卿士之車 陸氏曰較車兩傍上出軾也 朱註善戲謔不為虐者樂易而有節也

孔疏武公器德已成錬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情寛綽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　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朱氏曰有德之人嚴而泰和而節　許氏曰葢動作之間無往而非容德之盛也　朱註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

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孔叢子孔子曰於淇奥見學之可為君子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虞惇按首章綠竹猗猗註云綠色也據爾雅綠作菉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又詩終朝采綠則綠與竹自別草不得即以綠為竹色二章綠竹青青方言竹之色若綠既為色青青又為

色語意重沓不成文理矣孔疏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内比衛朝以綠竹比武公質美德盛固滯穿鑿不可從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虞惇按詩序辨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得為刺莊公序說失之竊意賢者退而窮處即是其君不能用賢詩人葢隱而未發也　申公說考槃美隱者之詩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箋在澗獨寐覺而獨言　朱註弗諼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孔疏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乃大人寛博之德故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　嚴氏曰雖在寂寞之濵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　毛傳曲陵曰阿邁寛大貌　朱註弗過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焉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　呂氏曰爾雅高平曰陸　蘇氏曰軸盤桓不行之意　朱註寤宿寤而猶宿也弗告自得其樂不以告人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傳殊簡孔疏引王肅說訓之王
蓋述毛意也鄭箋云賢者誓不忘君之惡誓不
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詞氣憤激殊傷溫厚
程氏楊氏諸家又云賢者心在朝廷寤寐不忘
亦非遯世無悶之意今參歐陽氏及朱註而考
槃之訓仍從毛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春秋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頎長貌　鄭箋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　毛傳錦文衣也　鄭箋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以褧為其文之太著　孔疏東宫太子所居之宫繫太子者明與同母

所生之貴也　毛傳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姊妹之夫曰私　孔疏邢譚皆國名

朱註極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為正嫡小君莊公所宜

親厚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毛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瓠犀瓠瓣　鄭箋

螓蜻蜻也　朱註蛾蠶蛾也　嚴氏曰手之柔如荑

之新生膚之滑白如脂膏之凝領白而長如木中蝤蠐之蟲齒白而整如瓠中之子額廣而方如蜻蜻之首眉細而長曲如蠶蛾之眉 毛傳倩好口輔盼白黑分也

鄭箋此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蕭肴豪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毛傳敖敖長貌 孔疏說舍也 毛傳農郊

近郊也　朱註四牡車之四馬　毛傳驕壯貌幩鑣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　孔疏鑣馬銜外鐵也爾雅鑣謂之钀　毛傳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　孔疏婦人之車前後設障因以翟羽為之飾蓋厭翟也禮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

朱註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

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朅㕯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朱註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 毛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貌 朱註施設也 毛傳罛魚罟朱註濊濊罟入水聲也 毛傳鱣大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亂也揭揭長也 鄭箋庶姜姪娣也

毛傳孽孽盛飾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

鄭箋此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盛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虞惇按鄭箋說于農郊說當作襚衣服曰襚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己說皆此類今從毛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詩不可為據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虞惇按失身於人見棄而悔不得為反正序語煩贅兹說經者附益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謀音媒丘古去其反偕不從叶

賦也　毛傳氓民也　呂氏曰謂之氓者初見之不

知其為誰何也　毛傳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朱註貿買也貿絲蓋初夏時也　鄭箋即就也　蘇氏曰假貿絲而就之謀為私奔也　毛傳丘一成為頓丘愆過也　鄭箋將請也　虞惇曰許之而不遂往託以無媒之故更與之為後期也

歐陽氏曰此婦人被棄怨悔而追序之辭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　毛傳垝毀也　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

鄭箋蓋托以號其人　孔疏漣漣泣貌　鄭箋用心

專者怨必深　毛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鄭箋爾爾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徑從之　毛

傳賄財遷徙也

孔疏上二章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困而自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葚耽

平上通韻不必叶

比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喻容色美盛情好歡洽時也　毛傳鳩鶻鳩也　孔疏葚桑實也鳩食葚過則醉　毛傳耽樂也　鄭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　孔疏此深自愧悔之辭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貧

湯裳爽行皆平上通韻不必叶

比也　毛傳隕墮也　朱氏曰桑之黄落喻色衰而愛弛也　鄭箋徂往也　孔疏食貧貧於衣食也　毛傳湯湯水盛貌　孔疏漸漬也　鄭箋帷裳童容也　孔疏婦人之車飾　毛傳爽差極中也　孔疏自我往爾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憶初為爾所誘涉深水至漸車童容而來今乃見棄非我有差忒乃士貳其行也　朱註言過不在已而

在士

三歳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婦古房以反後並同與寐遂知之韻通章隔句韻亦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有舅姑曰婦　蘇氏曰靡室勞者不以室家之勞為勞也　嚴氏曰靡有朝者無朝不然也

蘇氏曰言既遂矣至於暴矣者昏姻既成而遇之

以暴也　孔疏咥笑貌　朱註淫奔見棄不為兄弟所恤惟自痛悼而已

劉氏曰下章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勤勞之歲月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平上

通韻俱不必叶

賦也　鄭箋及與也泮坡也　孔疏總角女子未笄

結髮爲兩角也宴安也　毛傳晏晏和柔也　朱註

旦旦明也　鄭箋反復也

朱註始也將與汝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則有岸

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汝宴樂言笑成此

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傳曰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婦人失身於人人所賤惡至

於無往不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

異此可不戒哉

氓六章章十句

虞惇按于嗟鳩兮鄭箋云於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上下文意全不相蒙此曲說也桑之沃若桑之落矣喻男女情好盛衰而箋以未落為仲秋既落為季秋謂復關以季秋車來迎已亦曲說也其他文義傳註皆得之淇水湯湯從傳靡室勞矣從註註葢本之蘇

氏云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註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嚴氏曰婦人以夫為家者也衛女嫁異國而思衛國之樂其於異國必有不得其所者矣此雖不言其夫之不見荅而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可知此風人之辭也　逸齋曰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

宗國採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籊籊長而殺也　朱註竹衛之產淇衛水也

歐陽氏曰思國俗之樂而歎其遠莫能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右古音以後並同不從叶

賦而興也　朱註泉源百泉之源也　王氏曰百泉

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右

朱註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嚴氏曰女子出適於人雖父母兄弟之親且踈遠矣安得復至少時遊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平上通韻

賦而興也　朱註瑳鮮白色也笑而見齒其色瑳然

毛傳儺行有節度也

李氏曰思遊笑於二水之間者其樂如此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而興也　毛傳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

虞惇曰皆思而不得見之辭

竹竿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鄭泥序不見答之語其取物比事皆失本旨蓋求詩之過也今從註而參嚴氏之說

詩四章皆賦而兼興非直賦其事也註云賦亦

非是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孔疏春秋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葢年十

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興也　孔疏芄蘭草名蔓生枝葉柔弱　朱註支枝

同　嚴氏曰喻幼弱不能自立也　毛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　朱註知智也其才能不足智於我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　毛傳帶紳也　朱註悸帶下垂之貌

鄭箋言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　孔疏玦決也

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　朱註甲長也其才能不足長於我也

張氏曰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可掩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今從序序云刺惠公蓋必有所本也其訓釋文義則從集註容兮遂兮不作容刀佩璲解𡡉與佩觿佩

韘相複非立文之體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止也　孔疏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嚴氏曰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魯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渡河而南詩云誰謂河廣是作於衛未遷

之時宋襄公猶爲世子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虞惇曰興也　毛傳杭渡也　嚴氏曰跂舉踵也言

其近

蘇氏曰河廣矣宋遠矣而言如此者所以緩其思宋

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興也　鄭箋小船曰刀不容刀喻狹也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宜奈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而女子猶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吕氏曰按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

往不曰母而曰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孔疏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竊意詩旣以河廣起興當為渡河而然故今錄嚴氏之說河廣亦從興不從賦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虞惇按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　鄭箋伯君子字也　毛傳朅武貌　鄭箋桀

英桀也　毛傳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　朱註蓬草名飛蓬喻髪亂也膏所以澤髪

呂氏曰沐潘也春秋傳遺之潘沐　毛傳適主也婦

人夫不在無容飾　孔疏鄭在衛之西南言東者時從王伐鄭兵至京師乃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　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　鄭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而復不來

朱氏曰思之不能已故雖首疾而不辭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　孔疏諼忘也忘憂之草也　毛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朱註心痗則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周公之勞歸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民悦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

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之閔恤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伯兮朅兮傳云伯州伯也今從箋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虞惇按古者國有凶荒以下序詩者陳古之辭非詩本義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朱註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傳石絶水曰梁

鄭箋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之為室家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厲齊韻帶泰韻本通不必叶

比也　王氏曰岸近危曰厲　毛傳帶所以申束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服蒲北反不從叶

比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綏綏匹行貌朱註獨行求匹貌朱說爲長有狐綏綏喻無妻者之子無裳之子即

無妻者也朱云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又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是以之子即指狐恐於理未通憂狐之無裳正與憂蜉蝣之無歸處相類皆不可訓毛云裳所以配衣無室家若人無衣服亦衍說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而封衛衛國忘亡　國語衛人出廬於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胡氏曰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瓜古音孤後並同不從叶

朱註比也　毛傳木瓜楙木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朱氏曰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者而後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

也　李氏曰言人贈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何如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　毛傳瓊瑶美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玖古音几後同不必叶

比也　毛傳瓊玖玉名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木瓜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木瓜之美齊桓見於史傳者數矣註以為男女相贈荅之辭如静女之類此何說也凡註之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舉人臣徐元扆

讀詩質疑卷六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王

鄭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

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孔疏風雅之

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　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歐陽

氏曰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平王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為風

黄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於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虞

惇曰王降為風而次於衛者衛商之故都也周不監於商而王於是乎風矣王所以次衛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也

鄭箋宗周鎬京也　孔疏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正月赫赫宗周皆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即宫于宗周謂洛邑也　申公說平王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於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師過故宗廟宫室黍人皆墾為田感生禾黍彷徨不忍去作此詩　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

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靡搖苗隔句韻末二句以天人韻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彼彼宗廟宮室也　許氏曰黍禾屬而黏者也　孔疏離離垂貌　沈氏曰稷今之穄也　毛傳靡靡猶遲遲也　孔疏搖搖憂無所薄也　鄭箋謂我何求者怪我久留不去也　毛傳

悠悠遠意蒼天者據遠視之蒼蒼然也　孔疏知我者希無可告語乃訴之於天　李氏曰致此者何人哉不欲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毛傳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孔疏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稷之實歷道其所更見也　毛傳噎憂不能息也

謝氏曰閔宗周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書文侯之命王所以訓戒者寧爾邦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之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虞惇按劉向新序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陳思王植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竒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蓋韓詩說也而子貢傳申公說則又以伯封為周之大夫矣毛公傳未行之前三家異說大畧如此小序出於毛公毛傳行而三家亡余於三家之說之見於傳記者閒采而錄之非徒廣異聞亦以著小序之不可廢學者不可疑此而信彼耳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虞惇按此詩乃大夫託為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

亦以風其上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　朱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　毛傳鑿牆而棲

曰塒　鄭箋言畜産出入尚有期節而行役者反不

也　陸氏曰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

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賦也　朱註不日不月不可計以日月也　毛傳佸

會也雞棲於杙為桀括至也　鄭箋苟且也且得無

饑渴憂其饑渴也　嚴氏曰此所以風王而使察焉

者也

君子于役　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　毛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孔疏簧笙管中之金薄鍱也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鄭箋我君子之友自謂也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　毛傳國君有房中之樂　孔疏房中之樂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内作之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

南　朱註只且語辭

鄭箋君子遭亂道不行相與樂此而已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　毛傳陶陶和樂貌翿纛也　鄭箋纛舞者所

持謂羽舞也敖燕舞之位也

程氏曰陽陽陶陶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

居亂世如是　蘇氏曰房中之樂賤事耳君子相招

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

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疑前篇婦人所作其夫旣歸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識其意而嘆美之未知朱子所據今仍從舊說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鄭箋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故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水予薪申隔句韻懷歸韻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揚激揚也　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猶王室政衰不能徵發諸侯也彼其之子謂他國人之當戍者也　毛傳戍守也　朱註懷思也

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矣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者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毛傳楚木也甫諸姜也　孔疏尚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周語曰胙四岳國賜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詩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嬴姓而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蒲許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蒲蒲柳也　毛傳許亦諸姜也

朱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恩酬私之舉其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甚矣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

徒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詩亡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虞惇曰平王於大義不得戍申詩人但以遠戍為憂所謂怨而不怒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氏以揚之水為激揚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朱子以彼其之子為戍人指其室家俱非是今從歐陽氏蘇氏又註云此詩之興

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安成劉氏附會其說云此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兩字相應耳

詩無不取義之興六義之壞皆此種說啓之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　毛傳蓷鵻也　郭氏曰今茺蔚也又名益母

許氏曰暵熯也　毛傳仳別也　朱註嘅嘆聲

孔疏人斥其夫也

程氏曰谷中之草待陰潤而生今暵則乾矣喻夫婦

樂歲相保凶年相棄也　鄭箋嘅然而嘆自傷君子

之窮厄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尤韻歗嘯韻淑轉平聲殊留反蕭肴豪

尤韻通此以平去入通一韻也集註俱叶從淑非是

興也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　毛傳條條然歗也

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　鄭箋淑善也

朱註古者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曾氏曰凶年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

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絶無怨懟過甚之辭

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興也　蘇氏曰暵其濕旱之甚也　毛傳啜泣貌

朱註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國將無以為國也　黄氏曰王者之治必使天下有相生相養相親相恤之道顧其父子兄弟夫

婦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後禮義生焉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風俗而反以敗天下之風俗至於夫婦衰薄凶年相棄夫人而棄其夫婦則亦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尊君愛親哉予於谷風而知衛之所以亡於中谷有蓷而知周之所以亡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暵其乾矣毛鄭說頗迂曲朱註本蘇氏程氏今從之遇人之不淑亦從朱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虞惇按春秋傳魯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序蓋指此事為言然經無此意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為古音譌羅古音羅後並同不從叶

毛傳興也爰爰緩意　朱註離麗也　毛傳鳥網為羅罹憂也　鄭箋尚庶幾也　毛傳吪動也　鄭箋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朱註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葢猶及見西周之盛時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罦憂尤韻造皓韻覺效韻平上去通韻

集註俱叶從造非是

興也　毛傳罦覆車也　郭氏曰今之翻車大網也

朱註造為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興也　毛傳罿罬也　孔疏韓詩施羅於車上曰罿

毛傳庸用也聰聞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毛鄭以雉兔喻政有緩急用心不均東萊呂氏以兔比諸侯恣睢雉為周人自比皆穿鑿歐陽氏從以物之幸不幸為言則寄托亦淺今從朱鄭以逢此百罹為過軍役之事雖本序說亦不必如是之拘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髙祖下及玄孫之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逺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藟弟隔句韻滸父顧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緜緜長不絶之貌水厓曰滸

蘇氏曰葛藟得河之潤澤以長大猶王族得王之恩施以茂盛也王今棄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母澔以反有音以不從叶集註一章俱叶不可曉

興也　毛傳涘厓也　朱註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　鄭箋有識有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　孔疏爾雅夷上洒下曰漘　毛傳昆兄也

李氏曰聞相聞知也

虞惇曰平王忘殺父之仇而德申侯之立已所謂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不有于其父何有于其族乎周

之東遷晉鄭焉依未聞異姓之能扞王於艱也亦莫我顧之言信矣

葛藟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以自嘆不主序說葢朱子于三百篇凡諷刺君上之語概不以為然不獨此詩也緜緜葛藟二句註無解蘇氏本之毛鄭吕氏謂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竊意葛藟生

於河濵不得爲非其地不若蘇說之爲長也

采葛懼讒也

鄭箋桓王時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

懼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虞惇曰比而興也　鄭箋采葛喻臣以使事出也

毛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

於讒矣　孔疏日久情疎爲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

時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之時乘隙而入如上官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譖蕭望之亦候望之出沐日上之忠臣義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說殄行並作矣　逸齋曰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畏石顯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尤韻不必叶

比而興也　孔疏蕭荻也　毛傳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比而興也　朱註艾蒿屬　毛傳艾所以療疾

采葛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詩序辨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葢朱子說詩專闢小序於國風之懷思贈荅者概以為淫奔之詩故其說云爾不可從也鄭以采葛喻小事出采蕭喻大事出采艾喻急事出亦太拘今删之但曰使事出而已彼采葛兮

毛曰興朱曰賦令曰比而興者采葛以比使出而即以興懼讒之意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 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初生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 鄭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

有五色其青者如菼　朱註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

蘇氏曰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也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葢傷今不能矣　鄭箋此古之欲淫奔者之辭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　毛傳啍啍重遲之貌　許氏曰璊玉頳色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　毛傳穀生也　鄭箋穴壙也　毛傳皦白也

朱註男女之欲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淫奔者畏而歌之葢不取陳古之說也謂予不信二句鄭箋繆今從註劉向列女傳以此為息君夫人作考之左傳殊不合未可為據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式何反

戈麻韻通不必叶

虞惇曰賦而興也　朱註麻穀名皮可績為布　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　朱註將願也　鄭箋施施舒行也

蘇氏曰子嗟隱居丘園之間殖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也　孔疏賢者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而興也　朱註子國亦字也　蘇氏曰來食從我

食也　鄭箋原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音几不從叶

賦而興也　毛傳玖石次玉者言能貽我美寶　蘇

氏曰冀其貽我以善也

嚴氏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

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辭源流

國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疑丘中麻麥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故作此詩也今按詩前二章子嗟一人也子國又一人也婦人所望其來者子嗟乎子國乎抑子嗟子國俱來乎何婦人所與私者之多也丘中有麻之處已有與子嗟私者丘中有麥之處復有與子國私者丘中有李之處又有與子嗟子國私者

如其言則是徧國中皆淫婦人視柳子厚傳河間婦人亦不是過也此雖世衰俗淫恐必不至於此而聖人删詩以懲勸後世恐亦決不存此等詩也故今斷從序說毛傳子國子嗟父也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然今未能確知故但云字而已毛鄭又以子嗟子國能治麻麥草木為賢說亦過泥今畧參歐陽氏蘇氏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讀詩質疑卷六